

## 6.5 能带结构的实验研究：

从前面的讨论中已经知道，通过晶体的能带结构，特别是对费米面的了解，就能够理解晶体的各种物理性质，虽然已经有了许多计算晶体能带和费米面的方法，但必须得到实验的验证才行。能够证明晶体中出现能带的实验是很多的，且已经发展了多种测定晶体能带结构的实验方法，不但有效地验证了能带计算模型和方法的符合程度，而且也成为探知晶体能带结构，理解晶体性质的重要手段。

能带实验研究依然要从晶体的热、电、磁及光学性质的测量入手，经常使用的实验方法有：电子热容测量；软 X 射线的发射与吸收；光吸收与磁光吸收；回旋共振与 **Azbel-Kaner** 共振；反常趋肤效应；**De Hass-van Alphen** 效应；磁场电效应（磁致电阻效应）；超声衰减；磁声几何效应等。

我们前面已经提到利用低温电子热容和温度关系可以测定 Bloch 电子的有效质量  $m^*$  或  $N(E)$ ，但热容是晶体的整体性质，无方向性，所以给出的只能是各个方向的平均值，对于探知能带结构来说是远不够的。De Hass-van Alphen 效应是测定费米面的有效手段，上节已经比较详细的介绍，这里都不再重复。

- 一. 软 X 射线的发射与吸收
- 二. 光吸收与磁光吸收
- 三. 回旋共振与 Azbel-Kaner 共振
- 四. 反常趋肤效应
- 五. 磁声技术
- 六. 角分辨光电子能谱 (ARPES)

参考：Kittel 8版 9.4 节 p167  
Busch 书 6.8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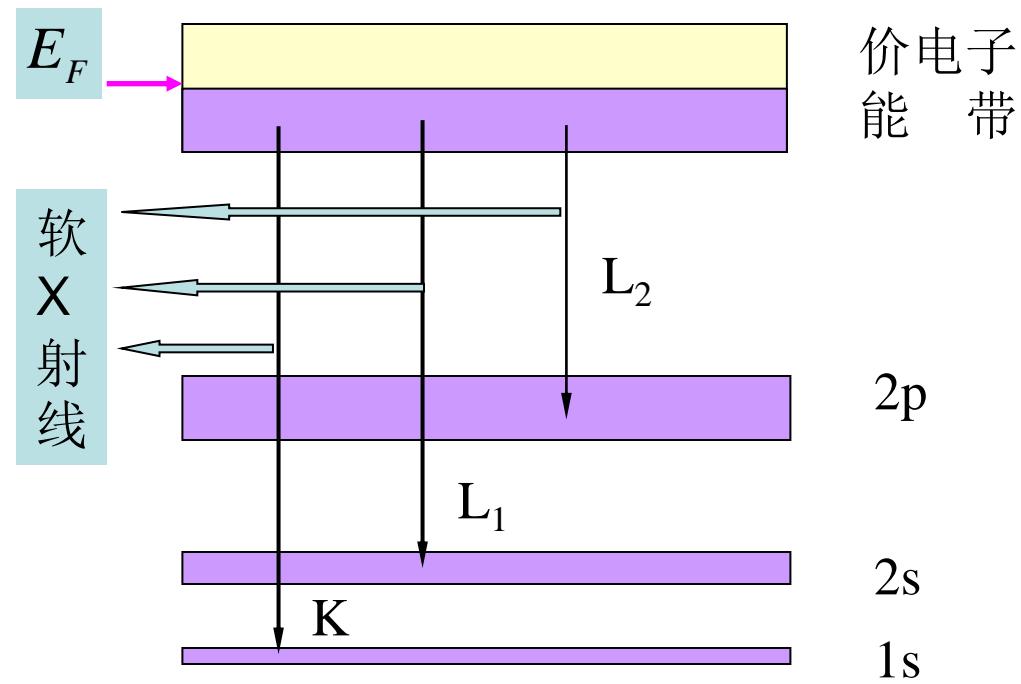
# 一. 软X射线发射谱:

当晶体被一束高能电子轰击时，低能带的一些电子被激发，会留下一些空能级，如果电子从价带或导带落入这些空能级，就会发射出一个软 X射线范围的光子，记录下这些光子的能量范围和强度变化即可探知价带或导带电子分布情况。

K: 外层电子落入空的1s态而发射的X射线；

$L_1$ : 外层电子落入2s态所发射的X射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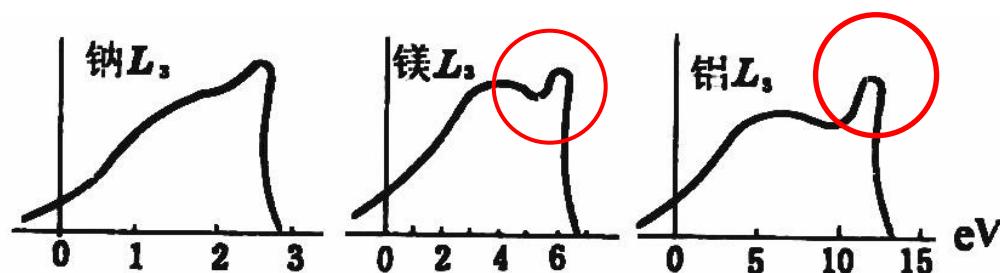
$L_2$ : 外层电子落入2p态所发射的X射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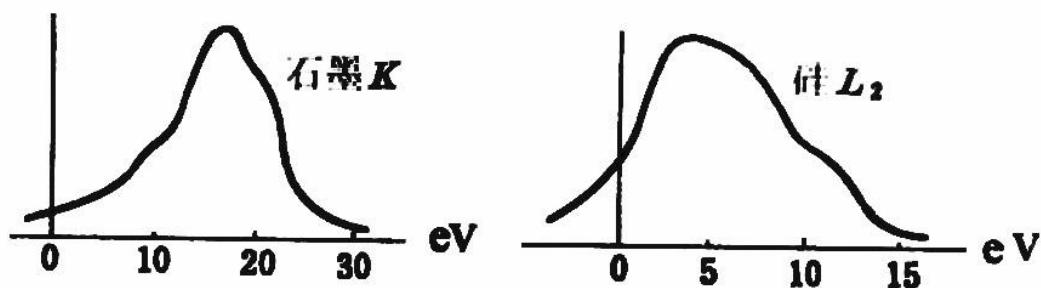
由于低能带和导带或价带相比非常窄，几乎可以看作是分立能级，电子从能级准连续分布的价带上不同能级跃迁到内层将发射不同能量的光子，因而测得的能量范围应该和价带中电子占据的范围（即和费米能级）相当。

又因为发射谱的强度： $I \propto N(E) \times$ 跃迁几率(随能量变化不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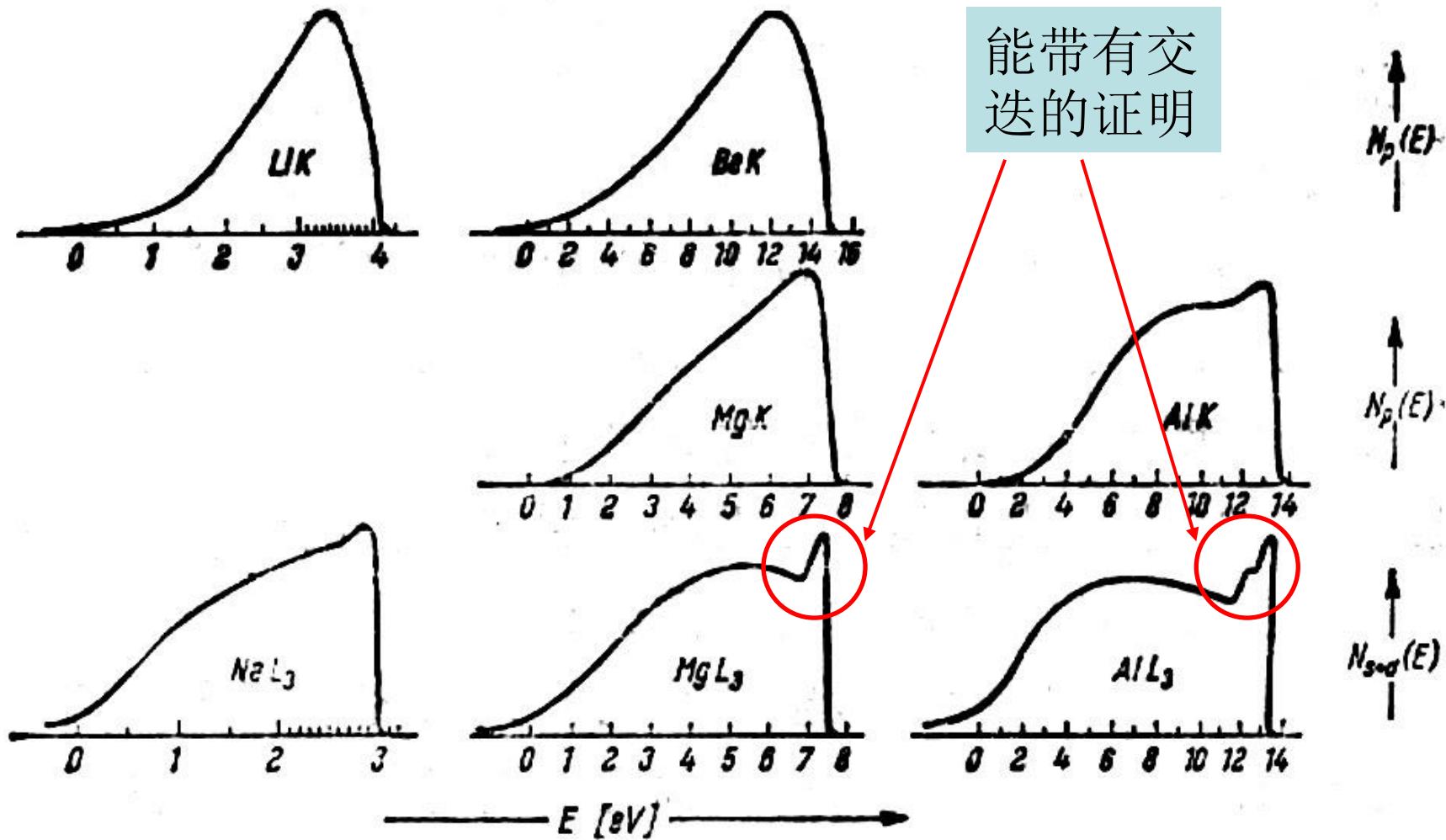
测得的X射线发射谱强度的变化可以直接地反映出价电子能带能态密度的状况。金属和绝缘体是明显不同的。



金属的发射谱  
高端突然下降



而绝缘体的发射谱  
两端都缓慢下降



见 Busch  
书 p2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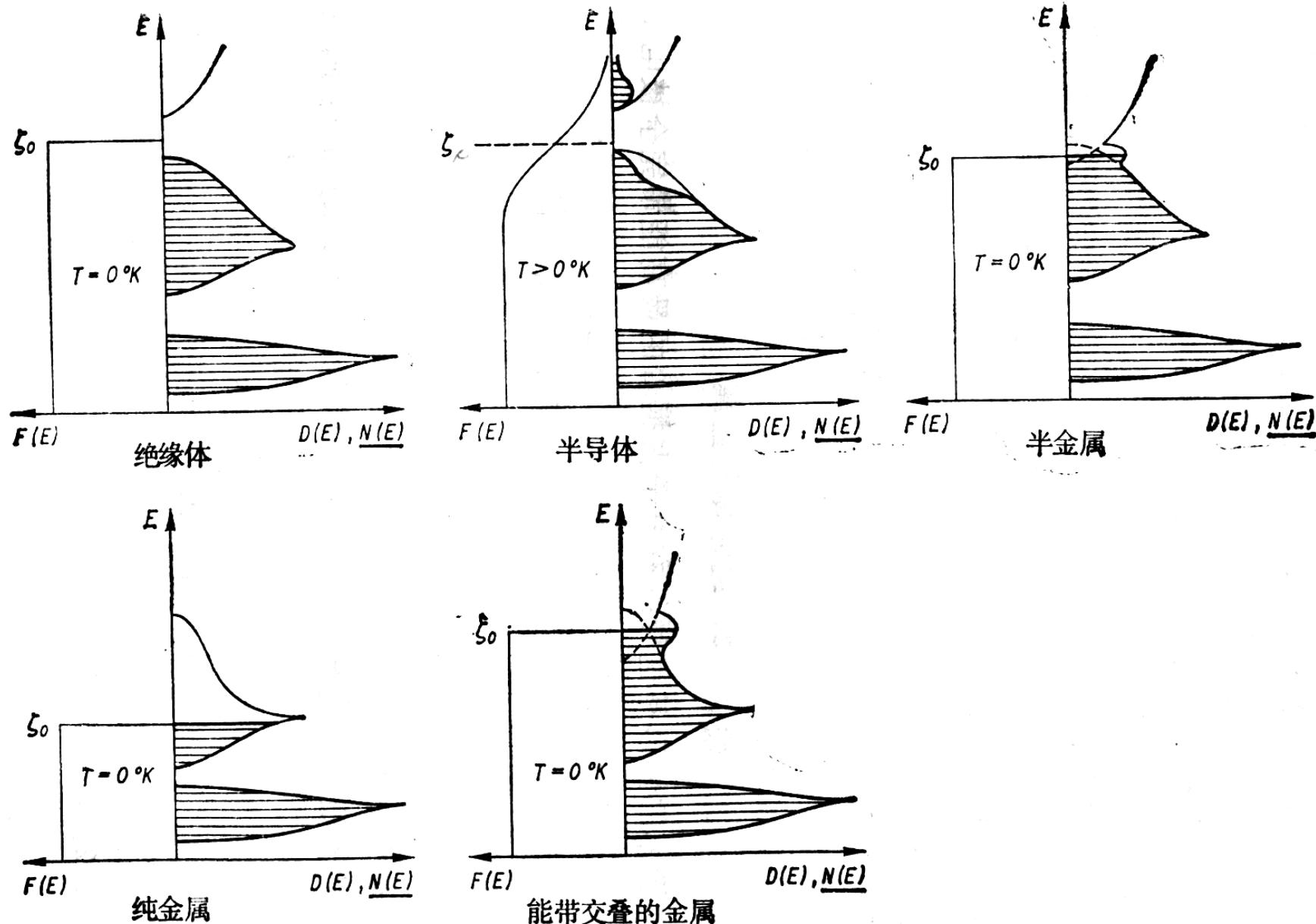
几种不同金属的 X 射线发射谱。 $K$  和  $L_3$  表示能项。电子由导带向这些能项所代表的能级跳跃而发射 X 射线

金属发射谱的特征是在高能端出现突然的强度降落，发射边和费米能的位置相对应， $E > E_F$ 后，态密度  $N(E)$  急降至零。在谱的低端，强度的下降相当于  $N(E)$  逐渐下降至零的情形。强度谱的形状还受多种因素影响，但发射谱的宽度应与费米能值相当。如果与自由电子费米能计算值比照还可估算出  $m^*$ 。通过软 X 射线发射测量得出的金属费米能（参照上面曲线）

〔按自由电子模型 (5.24) 式计算的和从 X 射线  
发射谱实验测定的值〕

$$E_F = \frac{\hbar^2 k_F^2}{2m}$$

元素	[电子伏]		$m/m^*$
	理论值	实验值	
Li	4.7	$4.2 \pm 0.6$	0.89
Na	3.2	$3.5 \pm 1$	1.09
Be	13.8	$13.5 \pm 2.5$	0.98
Mg	7.2	$4.0 \pm 1.5$	0.55
Al	12.0	$16.0 \pm 2$	1.33



绝缘体、金属、半导体和半金属的分布函数

说明：在前面的的讨论中，我们已经看到求得态密度函数  $N(E)$  的重要性和困难性，要从理论上求出晶体的  $N(E)$ ，必须先给出晶体的能谱  $E_n(k)$  表达式，一般说来，这是比较困难的（只有自由电子近似下，才有简明的表达式），即便是得到了，由于  $E_n(k)$  函数的复杂性也会给求解  $N(E)$  带来不少数学上的困难，因此，**从实验上来测定实际材料态密度函数就变得十分重要，软 X 射线发射谱是最常用的实验之一。**

此外，**X射线的吸收谱——电子从低能级向未被占据态的激发所致——也常被用来测量未被占据态的能态密度。**

## 二. 光吸收与磁光吸收

紫外光技术测定能带结构原理图如下所示：当光束射到金属上时，电子从费米能级以下跃迁到较高的一个能带，这种带间吸收可以用光学方法来观察，并获得能带形状的信息。

因为结果涉及到两个能带，所以但只能先知道一个能带的形状，才能探知另一个能带情况。大多数金属的吸收频率位于紫外区。

见Omar 书p2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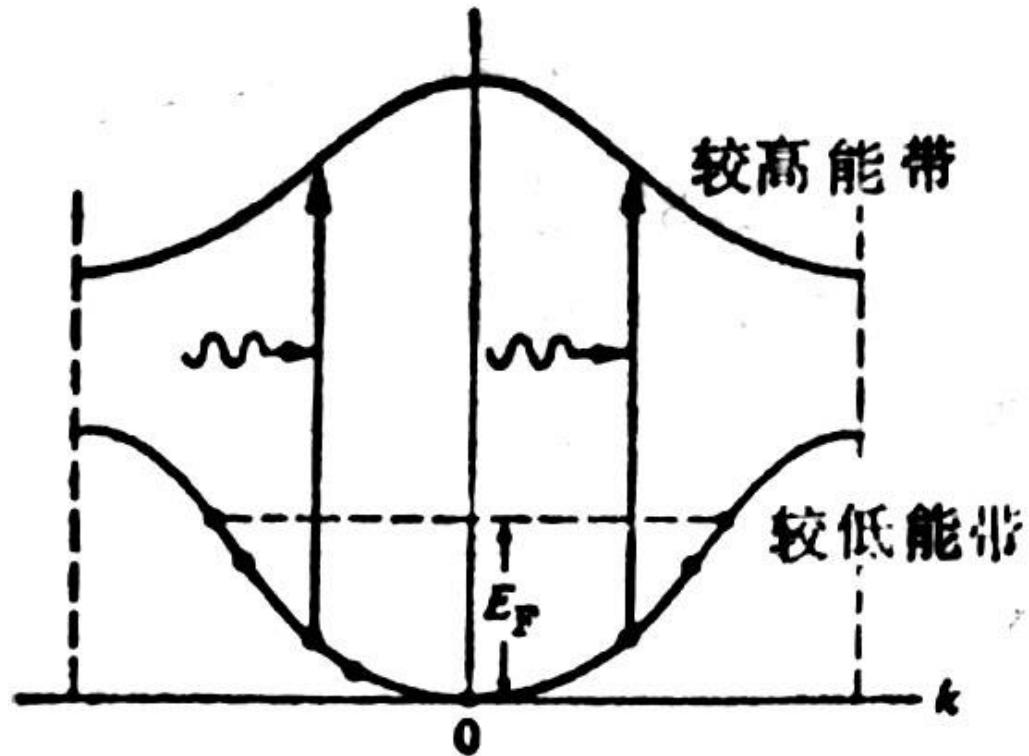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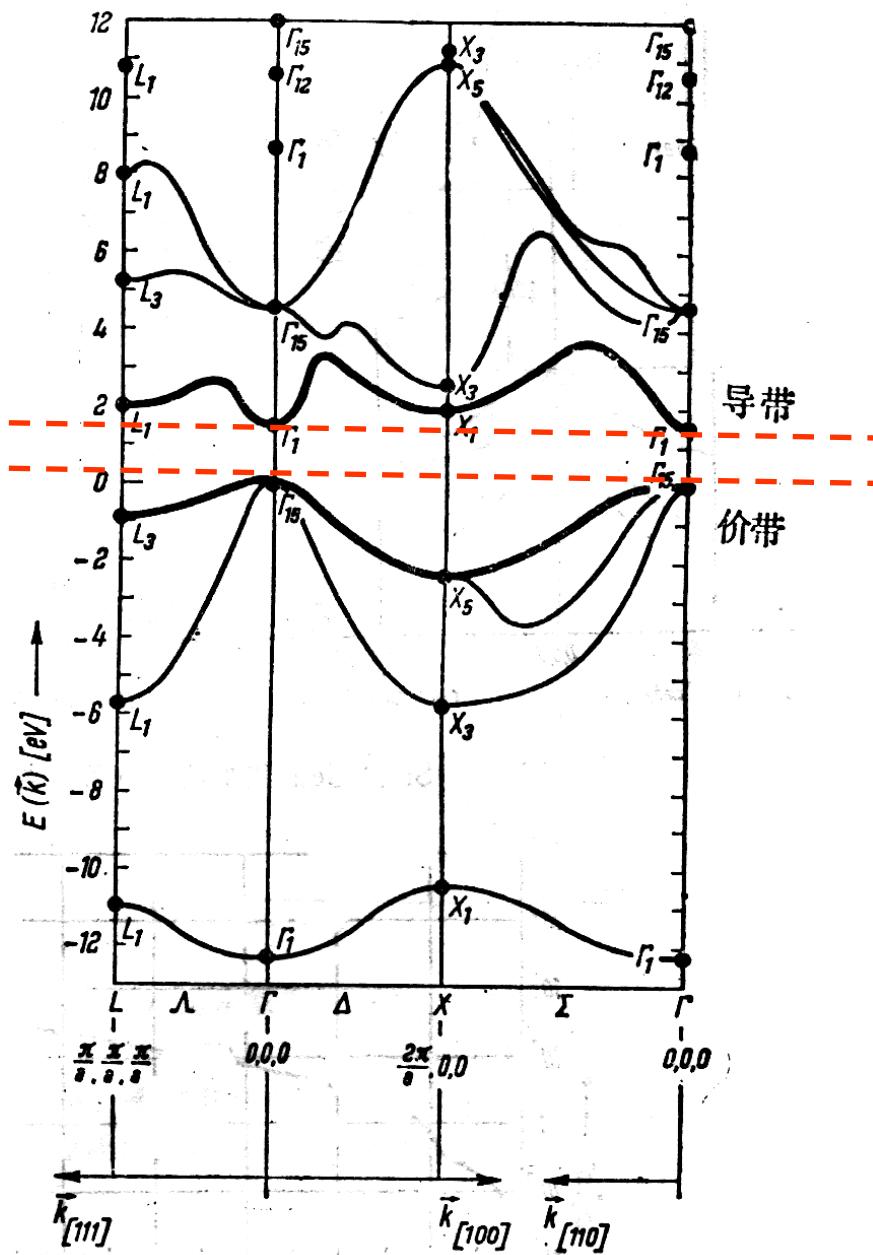


图5·46 带间光吸收。

光学区段的光子能量仅足以激发同一能带中占据态与非占据态之间的跃迁（带内跃迁）或者相邻能带之间的跃迁（价带与导带之间的带间跃迁），在这一能谱区中（ $10^{-5}\text{cm} \sim 10^{-3}\text{cm}$ ），绝缘体和半导体的吸收性质与金属的完全不同，可以直接得出价带与导带间能隙大小的信息，入射波能量只有达到最小的能隙值时，价带的电子才能被激发到导带中去，故绝缘体和半导体的强吸收从  $\hbar\omega_{\min}$  开始，这个最小能量值由能隙宽度给出： $E_g = \hbar\omega_{\min}$   $\hbar\omega_{\min}$  对应的波长称作基本吸收的吸收边。实际情况中影响光吸收的因素是复杂的，给出的能带信息需要仔细分析。GaAs 的情况较简单，吸收主要决定于直接跃迁，吸收边很陡，其位置相当于价带和导带之间的能差，见下页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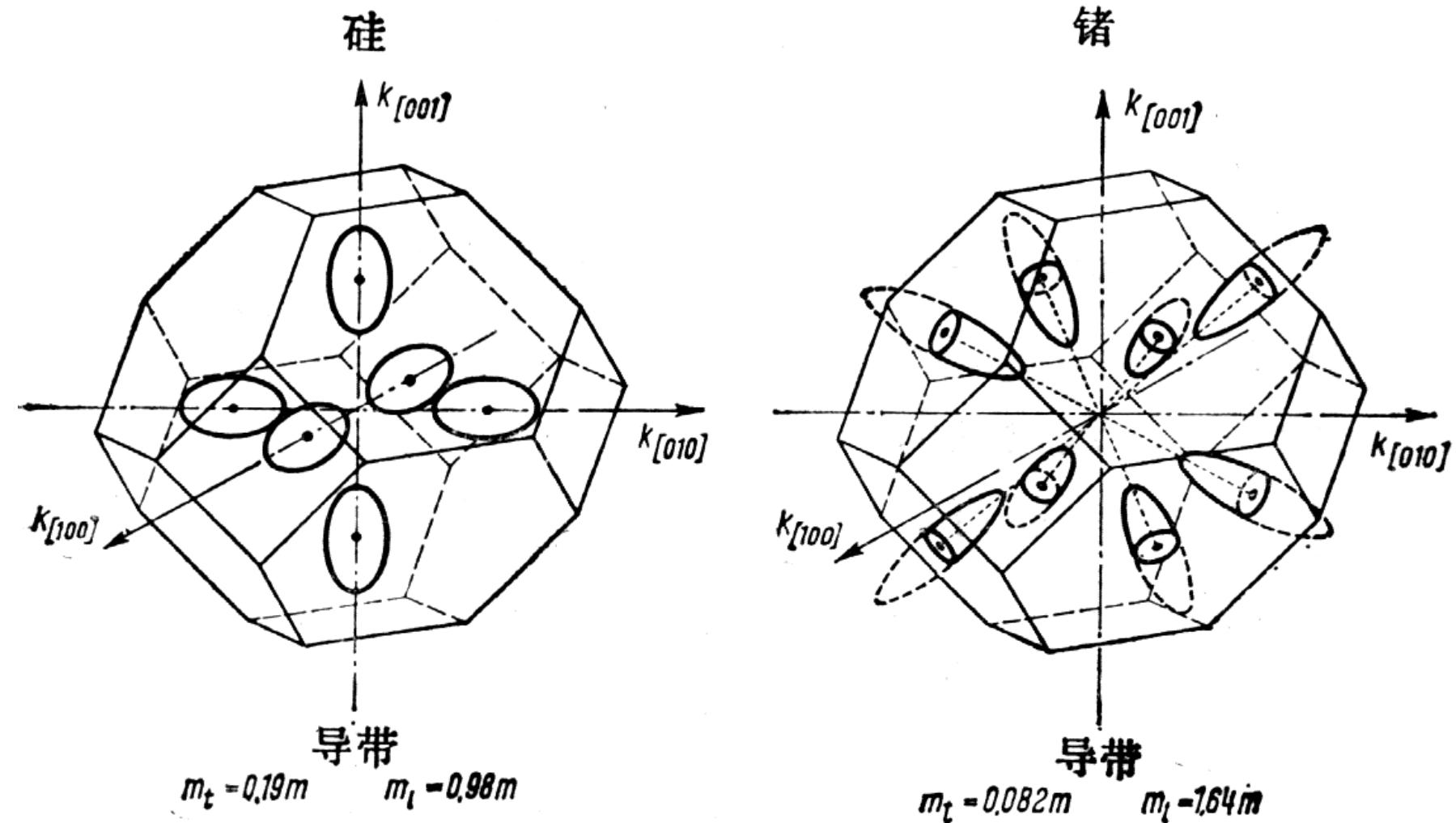
给出禁带宽度



GaAs的能带结构。字母  $L$ ,  $\Delta$ ,  $\Gamma$  是群论中的符号, 系指布里渊区中的对称线和对称点

### 三. 回旋共振

前面已经提到利用回旋共振能够测定有效质量的张量分量，因而能够确定相应能量曲面的曲率，这样我们就可以得知费米面的形状或者得知对于价带顶或导电底等能面的情况。在回旋共振的测量中除去必须满足  $\omega_c\tau > 1$  外，还必须考虑到交变电场穿入样品的程度，计算表明只有载流子数目较少的半导体样品，这个条件才容易满足。Si、Ge的回旋共振有明显的方向性，说明相应的能量曲面不是球形。通过仔细分析给出了它们导电电子的能量曲面形状。



Si与Ge中导电电子的能量曲面

#### 四. 反常趋肤效应: (见Busch 书p258)

#### 五. 磁声技术和其它:

利用晶格振动和布里渊区、乃至和费米面的关系发展起来磁声技术，尤其是几何共振已经成为测量费米面大小的重要方法，它的最大特点是能够测量在  $k$  空间任何方向的  $k_F$  数值，这是其它方法很难做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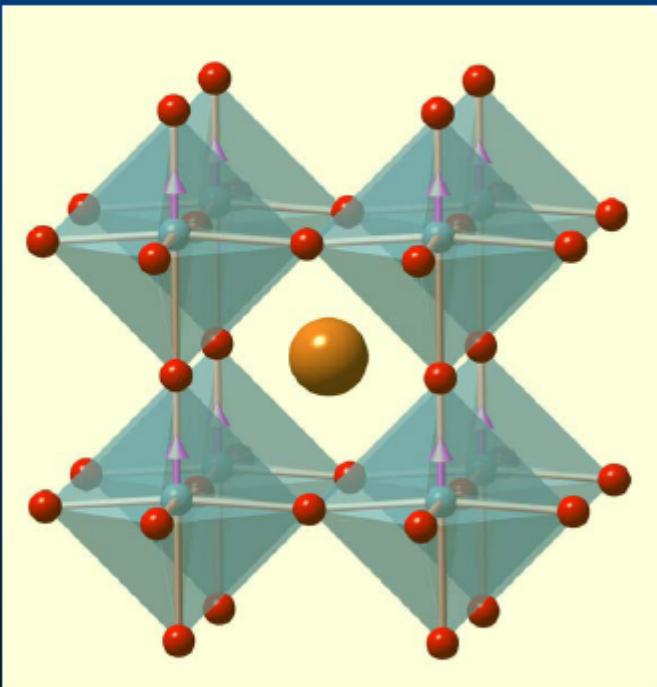
正电子湮灭技术也是研究金属及合金费米面的有力工具。更扩展一些说：凡是已经确切知道和费米面关系的物理性质，都可以用来测量费米面的性质。

# 六. 角分辨光电子能谱 (ARP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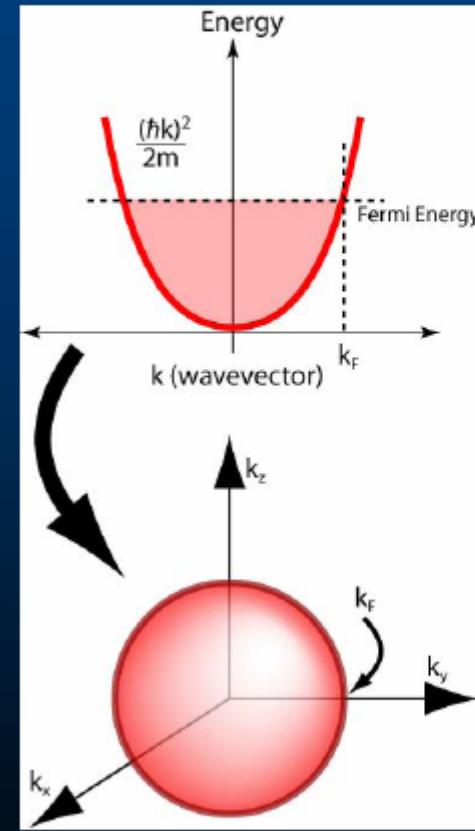
## Why ARPES?

Angle-Resolved Photoemission Spectroscopy

### CRYSTAL STRUCTURE



### ELECTRONIC STRUCTU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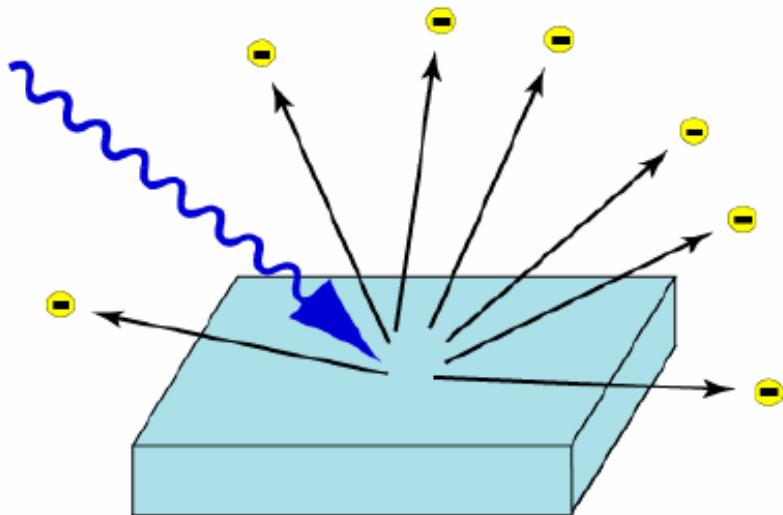
X-ray diffraction



Photoemission

# History of Photoemission

## The Photoelectric Effec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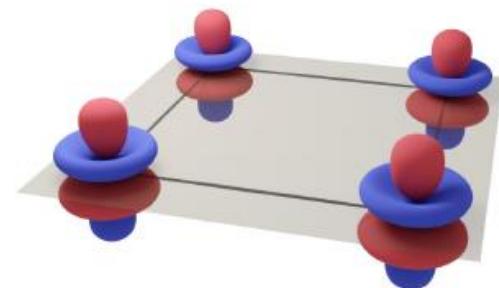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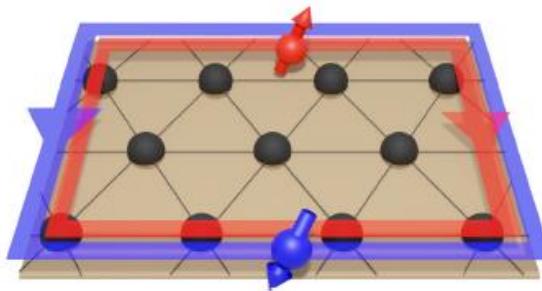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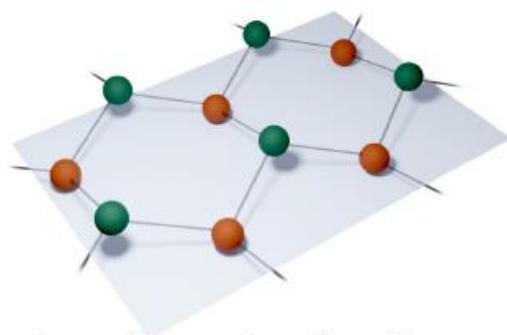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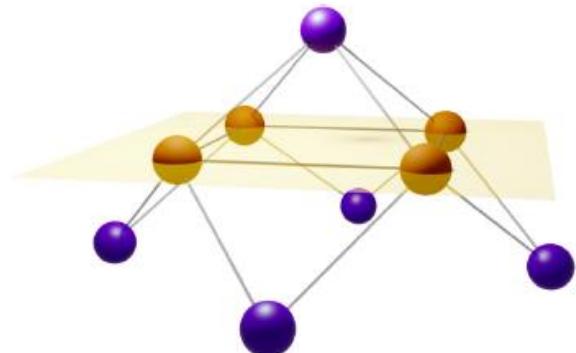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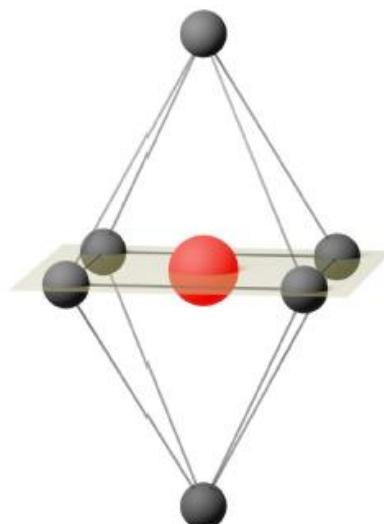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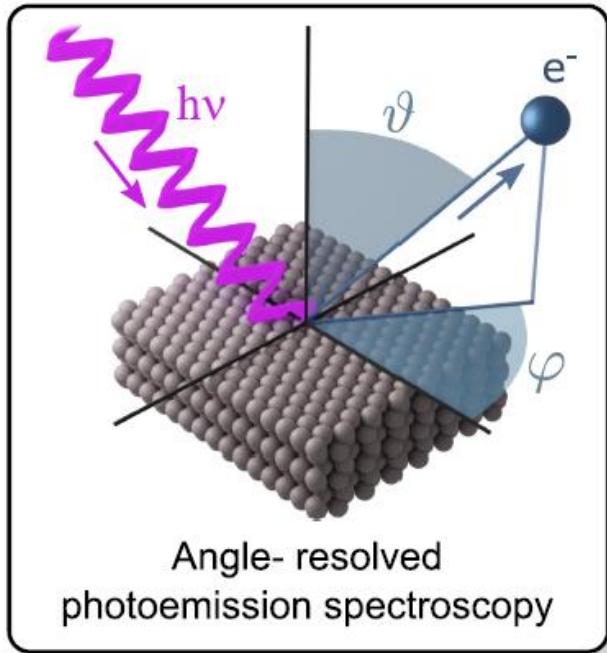


- First experimental work performed by H. Hertz (1886), W. Hallwachs (1888), von Lenard (1900)
-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by Einstein (19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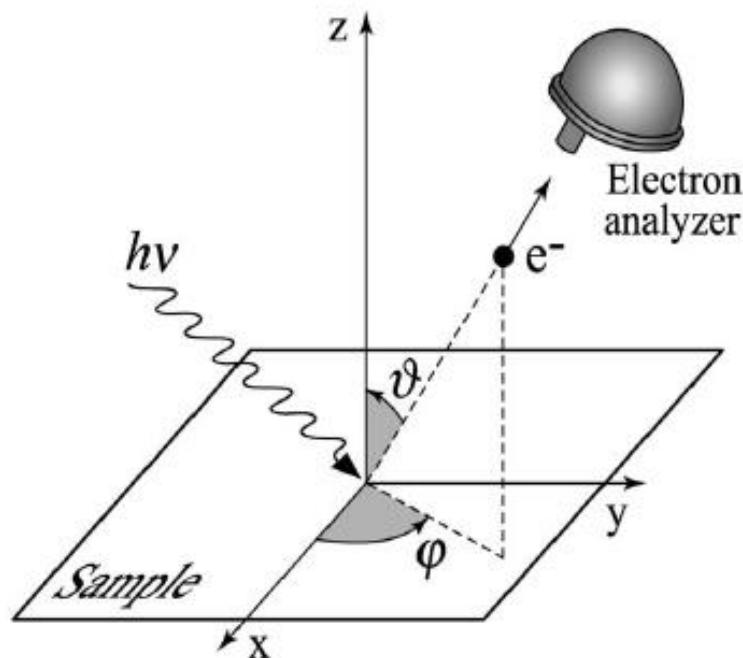
**FIRST EXPERIMENTAL EVIDENCE  
FOR QUANTIZATION OF LIGHT!**

*Is there anything else we can learn from the photoelectric effect?*

***Insights into the solid-state!***



# Angle-Resolved Photoemission Spectroscop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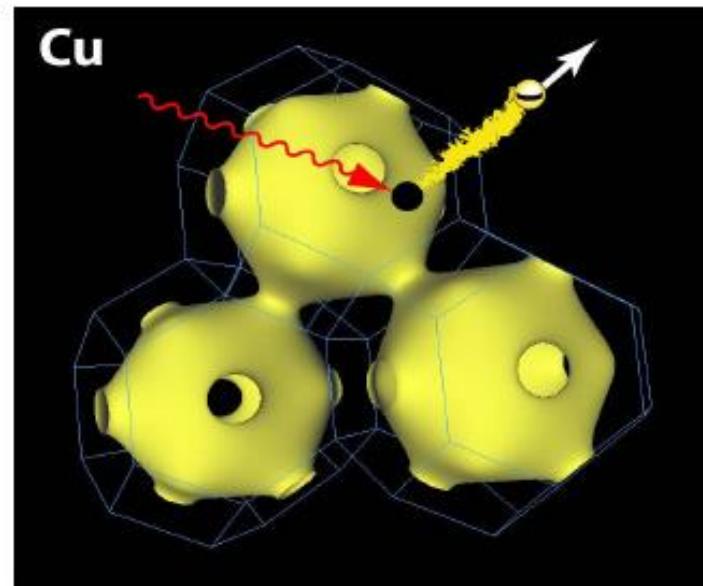
Photoemission geometry

Measured Quantities

$$E_{\text{kin}}, \theta, \phi$$

Desired Quantities

$$E_B, k_{\paralle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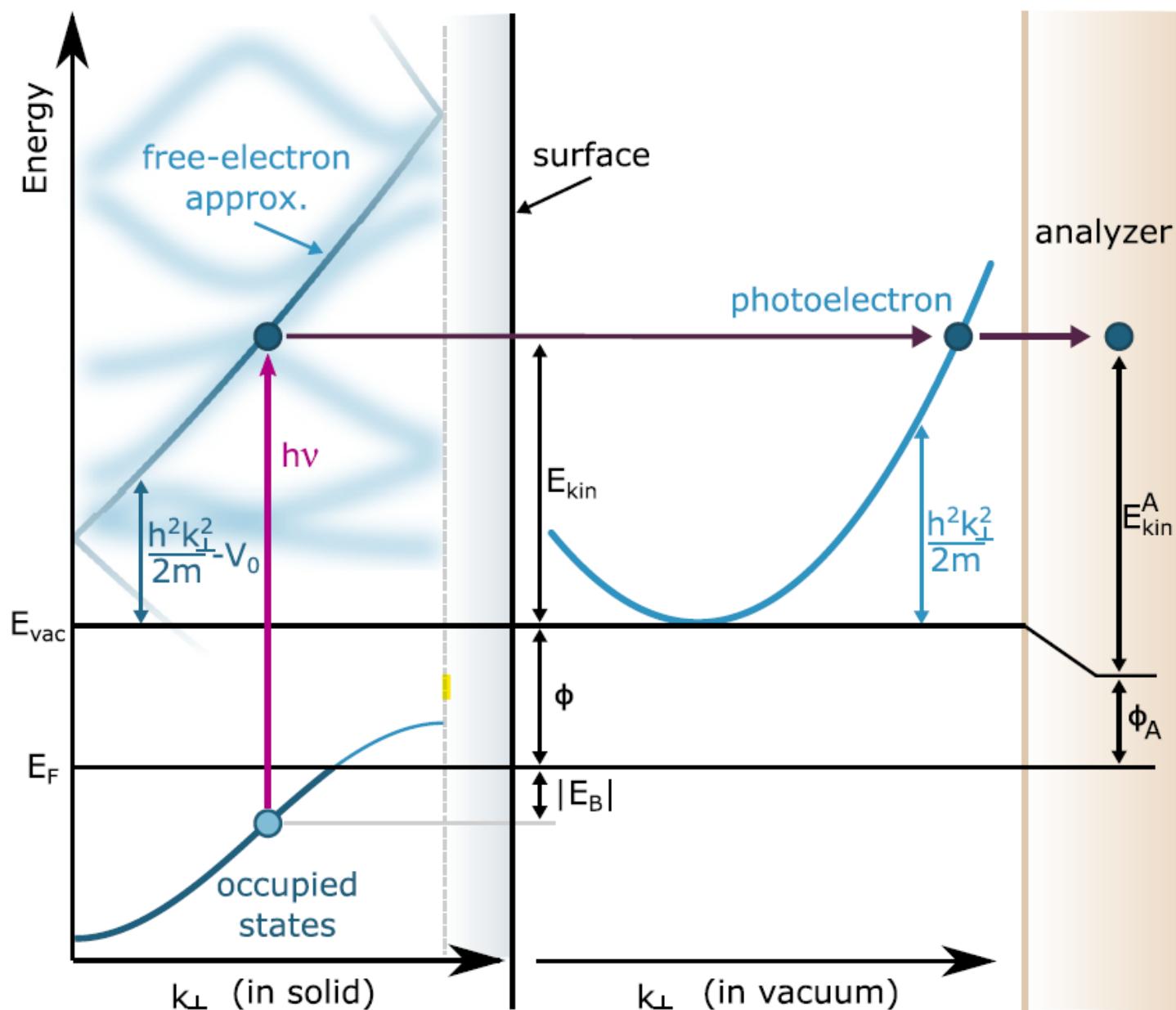


Energy Conservation

$$E_B = h\nu - E_{\text{kin}} - \Phi$$

Momentum Conservation

$$K_{\parallel} = k_{\parallel} + G_{\paralle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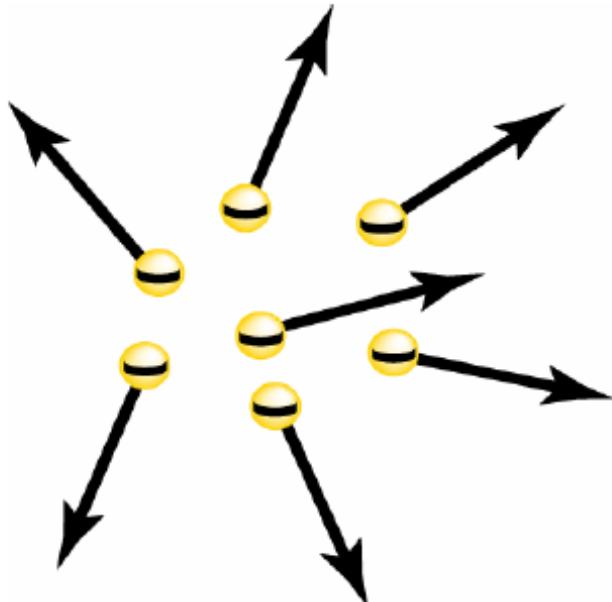
# Interaction Effects between Electrons : “Many-body Physics”

**Many-body effects** are due to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electrons and each other, or with other excitations inside the crystal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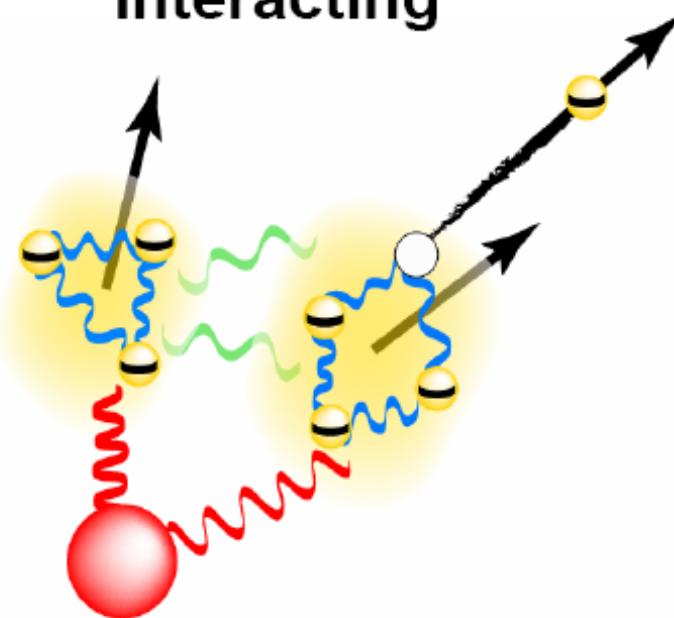
- 1) A “many-body” problem : intrinsically hard to calculate and understand
- 2) Responsible for many surprising phenomena :

*Superconductivity, Magnetism, Density Waves,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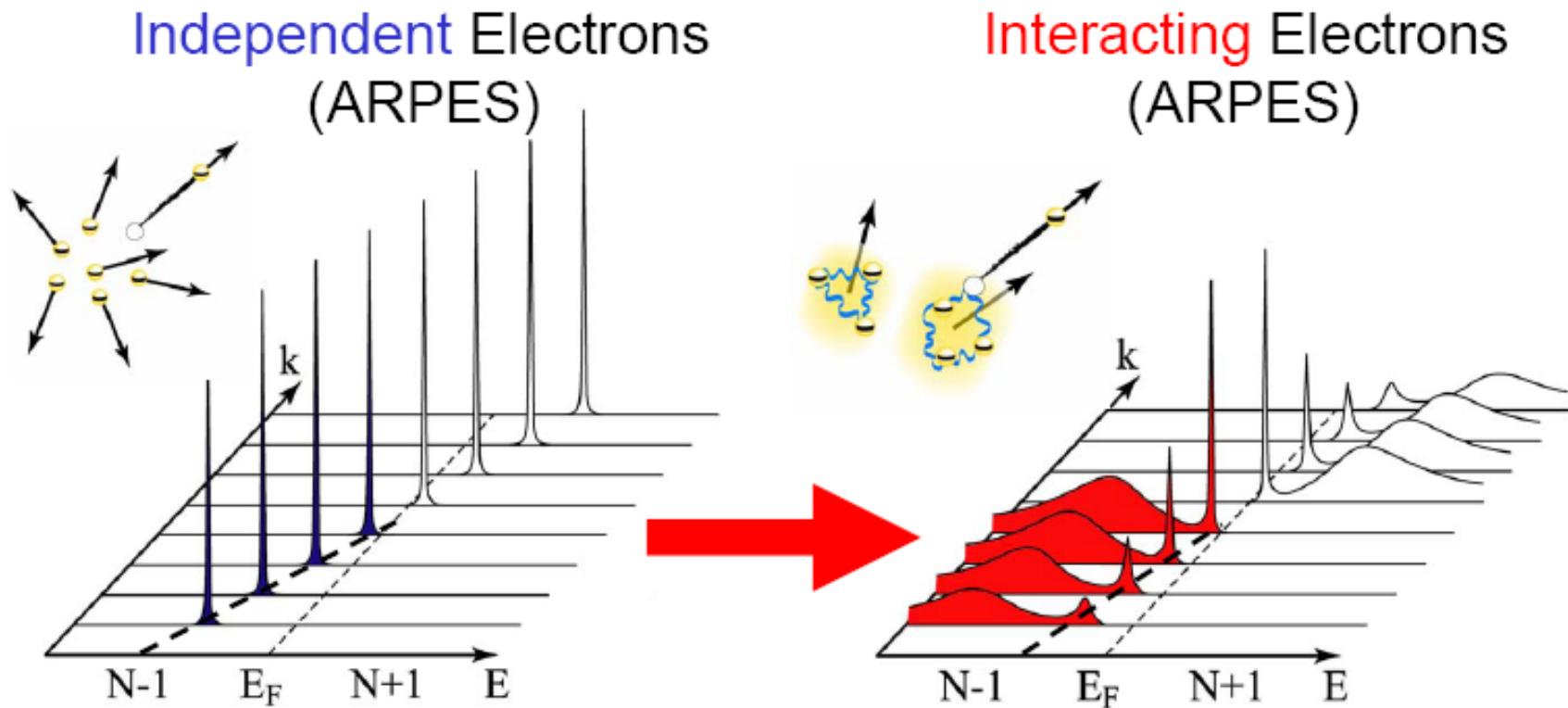
**Non-Interacting**



**Interacting**



# ARPES : A Probe of Interaction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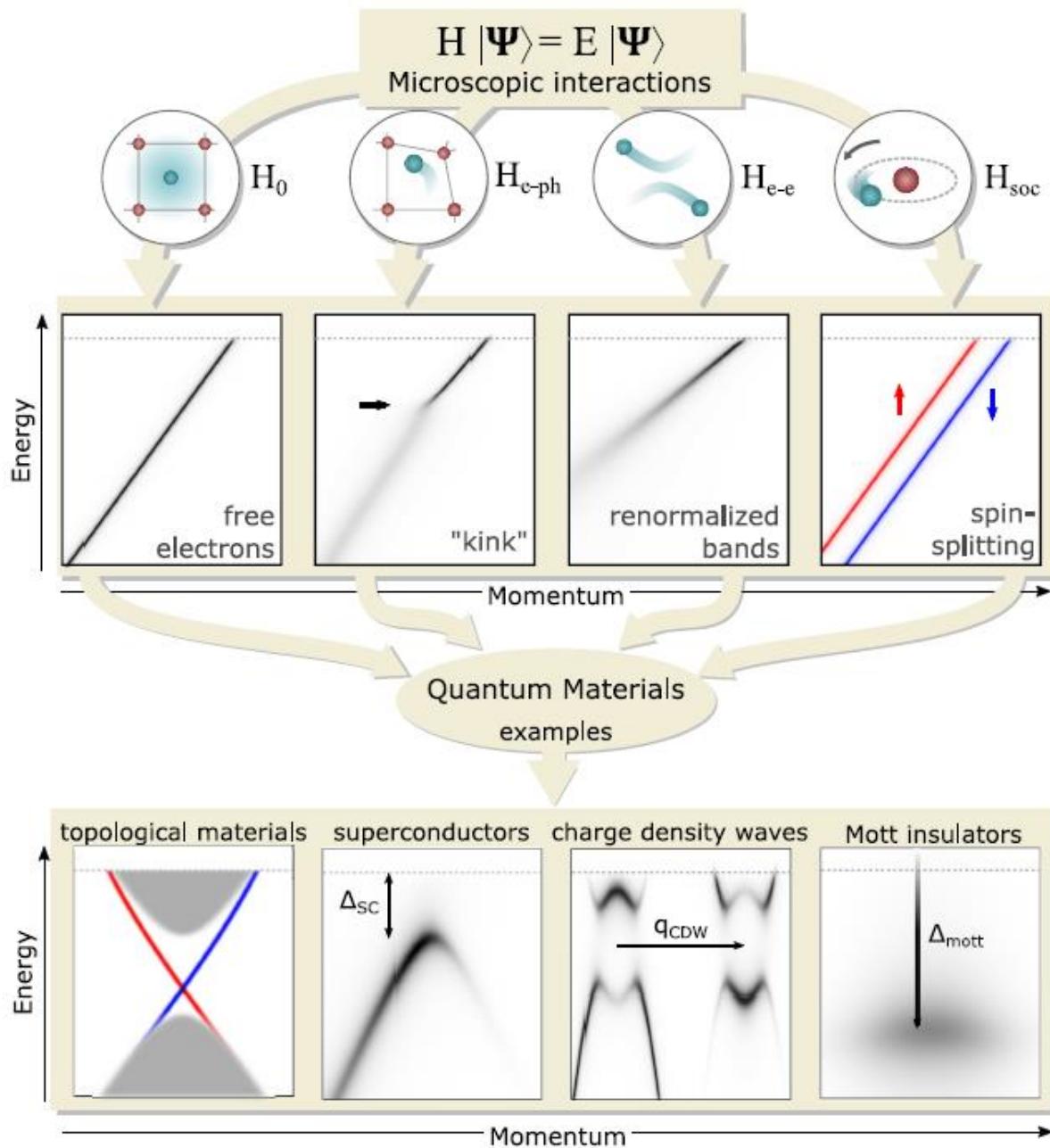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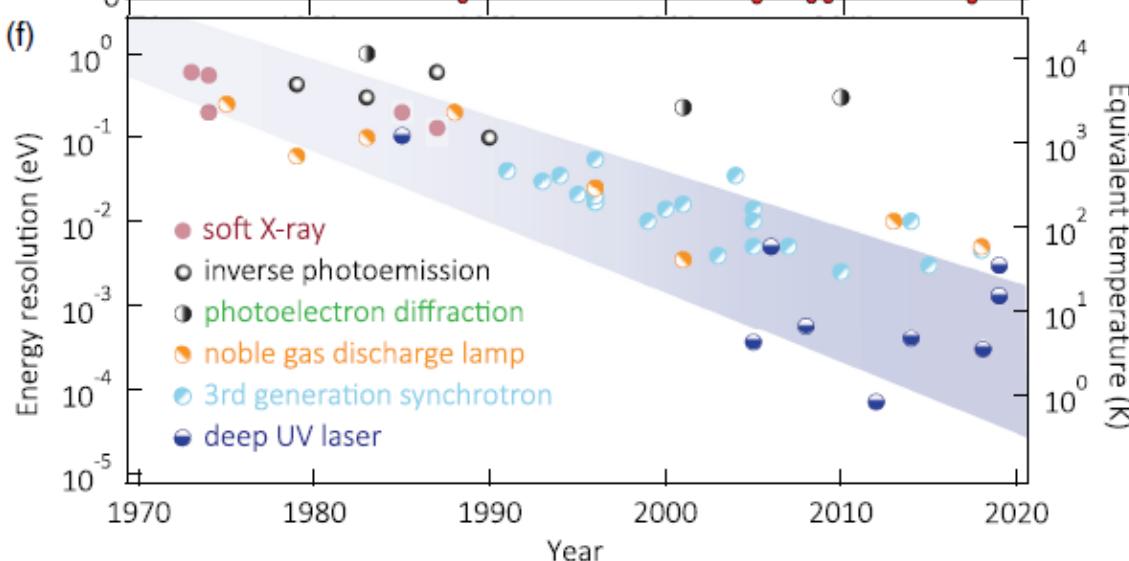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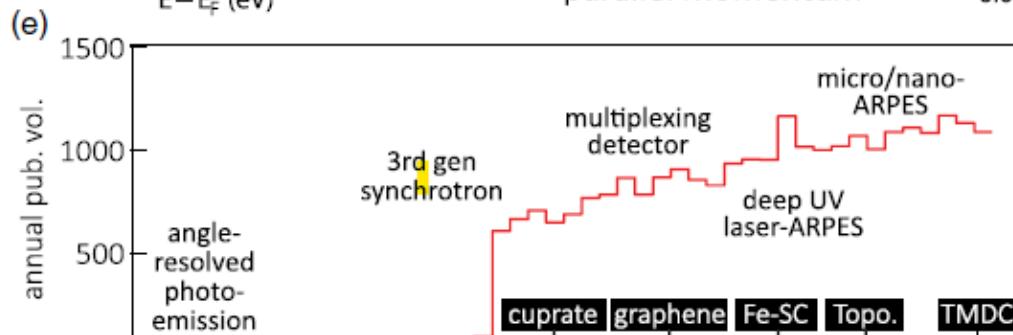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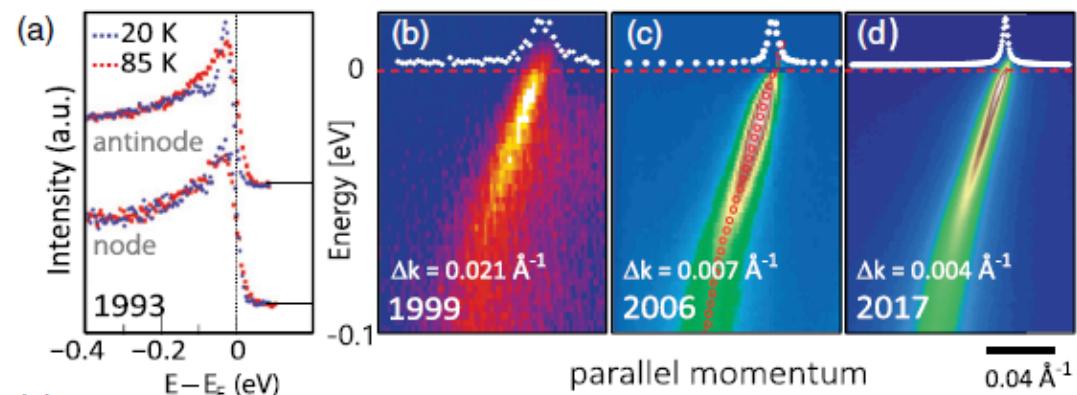
Photoemission intensity :  $I(k, \omega) = I_0 |M(k, \omega)|^2 f(\omega) A(\mathbf{k}, \omeg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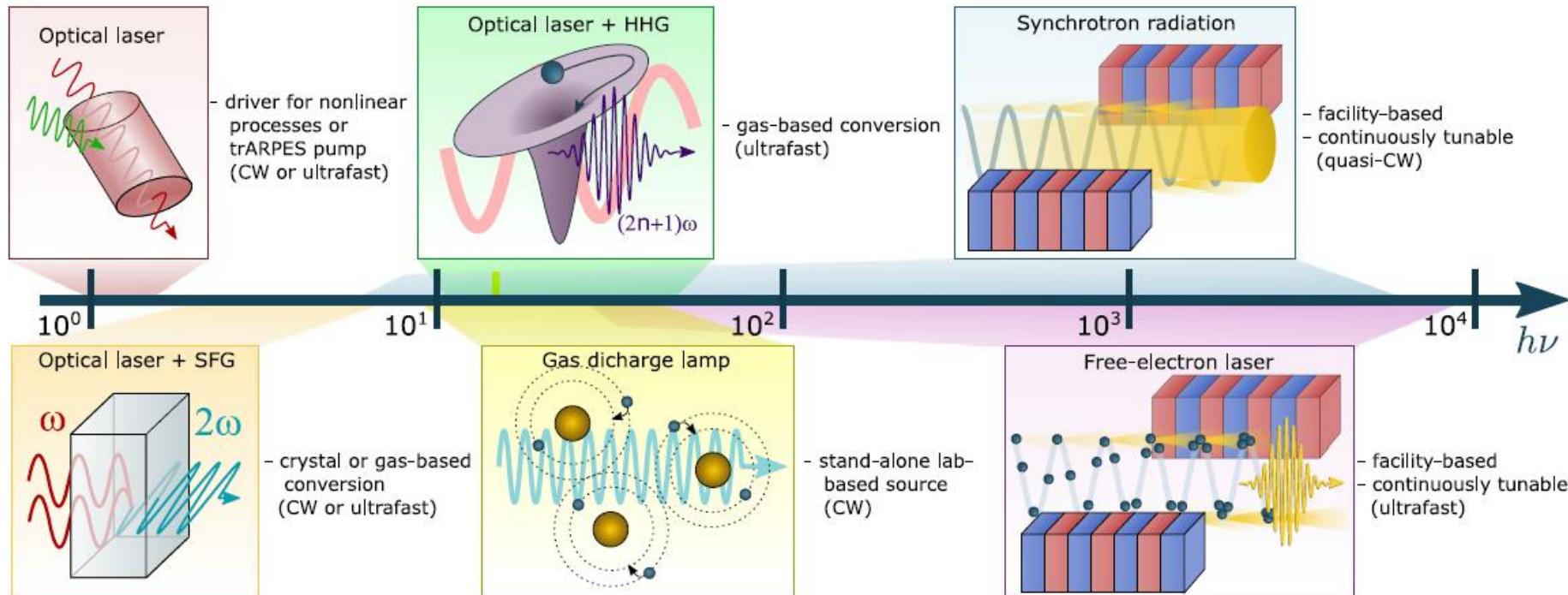
Single-particle spectral func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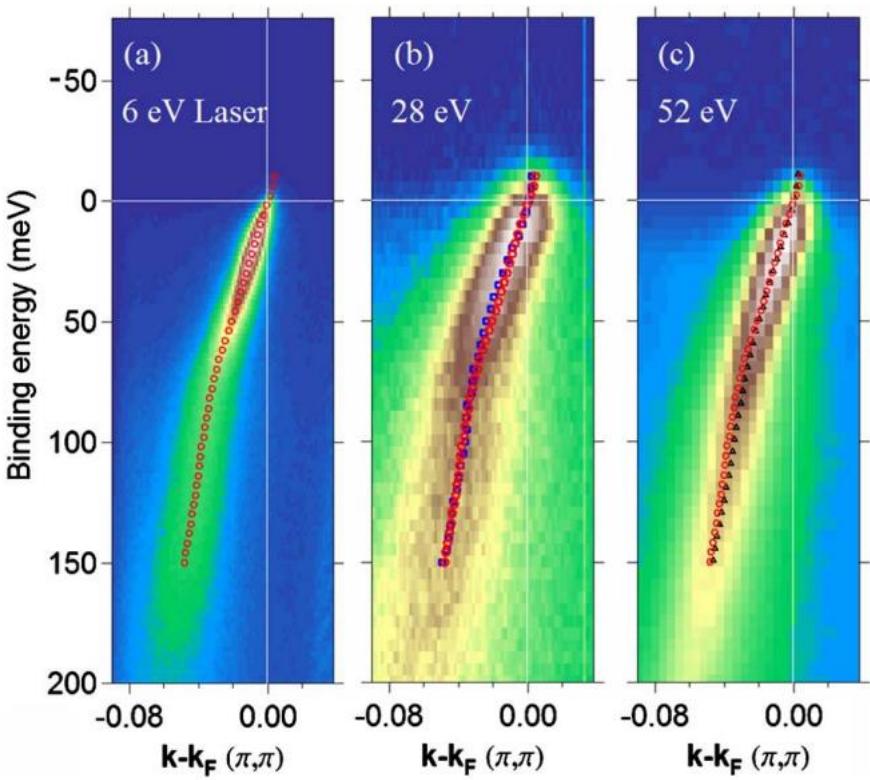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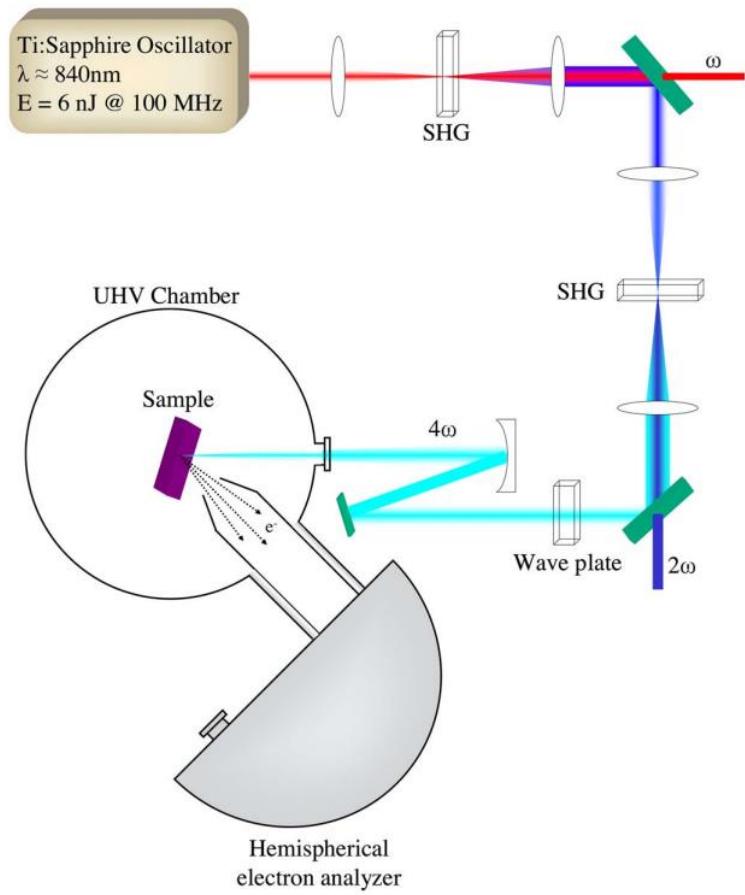
$$A(\mathbf{k}, \omega) \propto \frac{\text{Im}\Sigma(\mathbf{k}, \omega)}{[\omega - \varepsilon_{\mathbf{k}} - \text{Re}\Sigma(\mathbf{k}, \omega)]^2 + [\text{Im}\Sigma(\mathbf{k}, \omega)]^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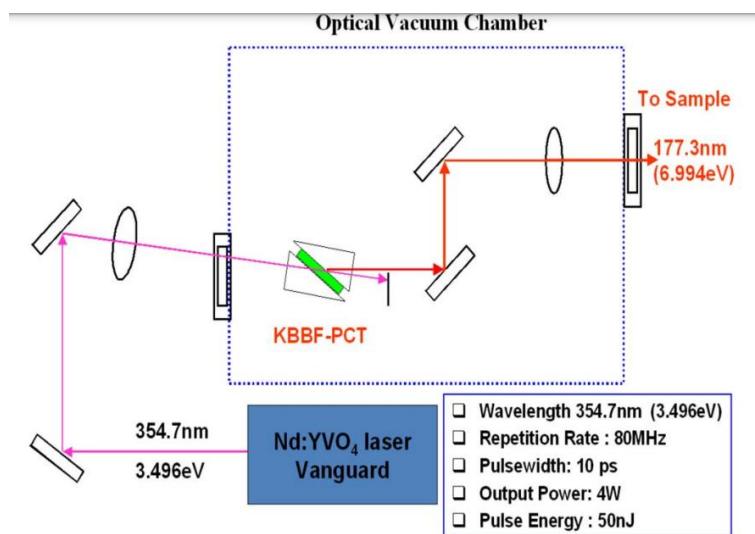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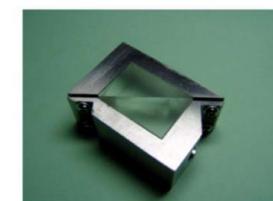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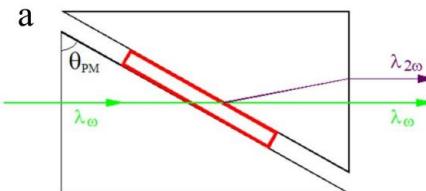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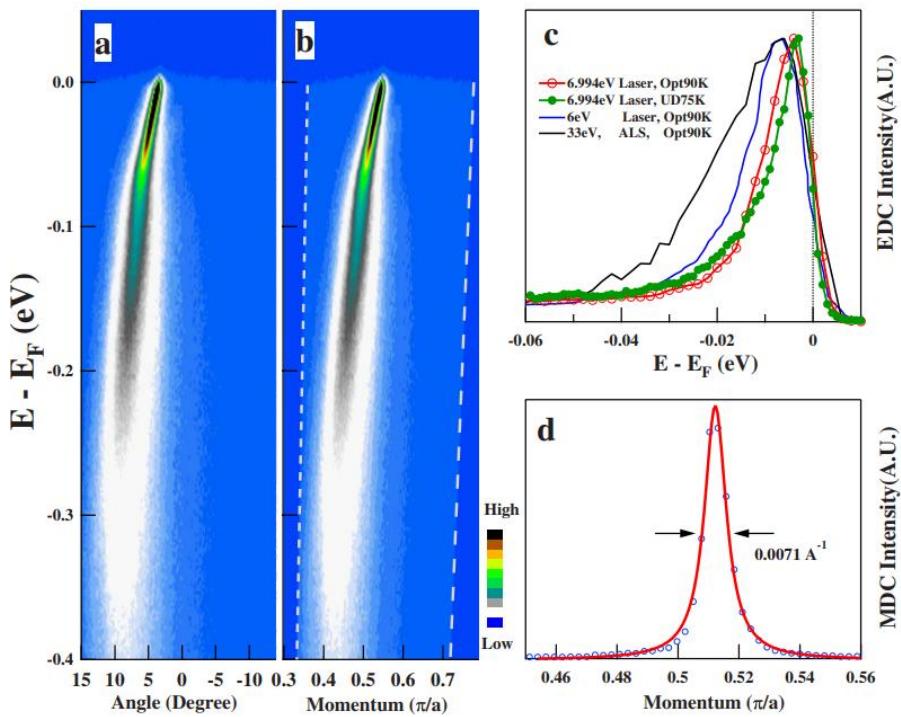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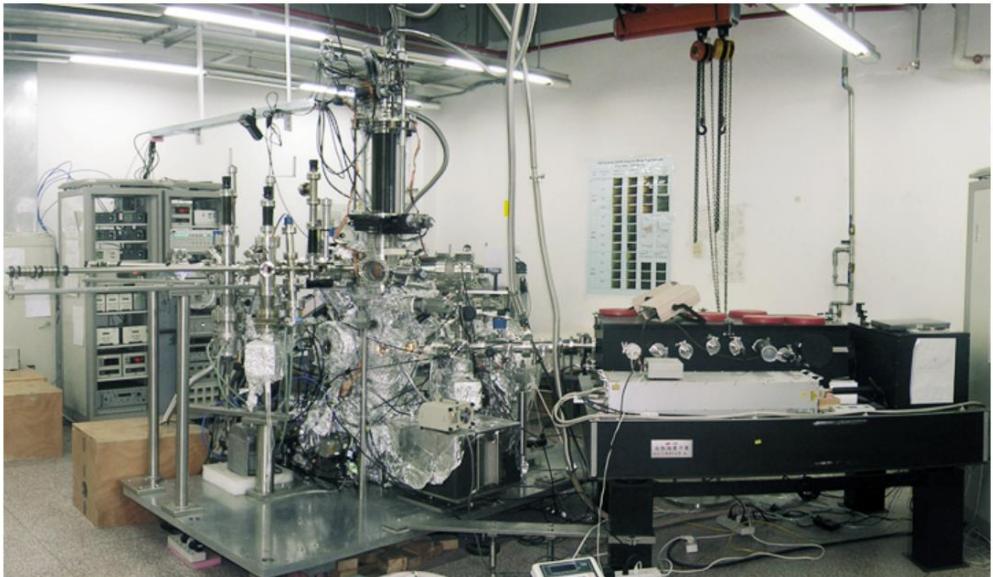
$\Sigma(\mathbf{k}, \omega)$  : Self-Energy - Captures the effects of interaction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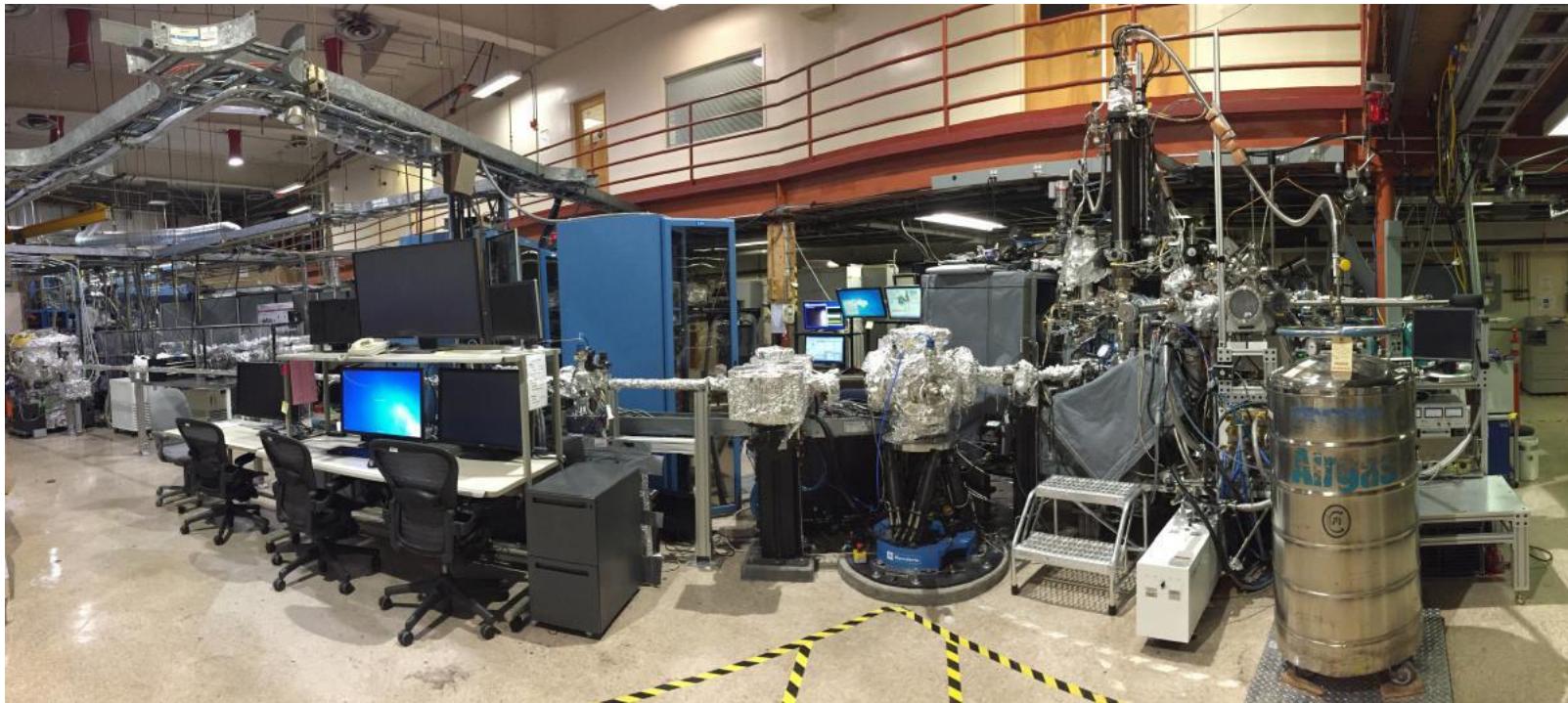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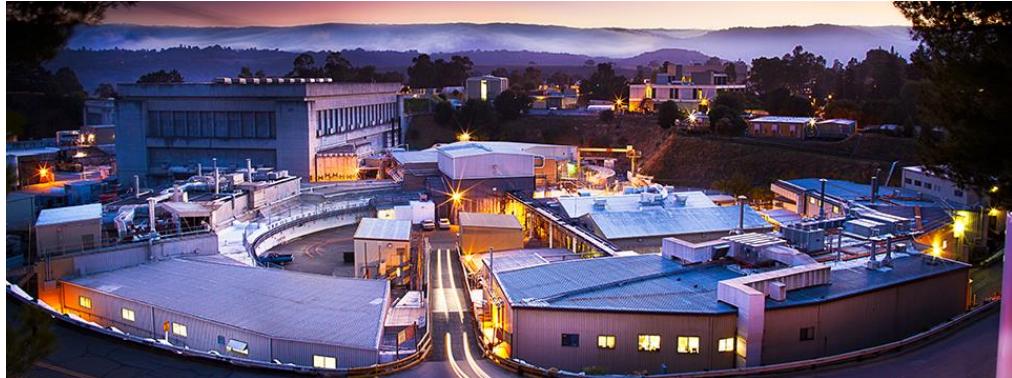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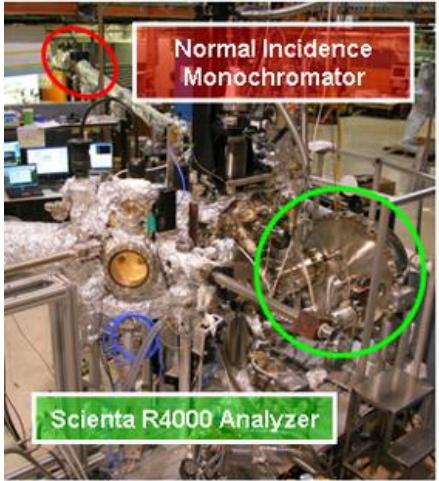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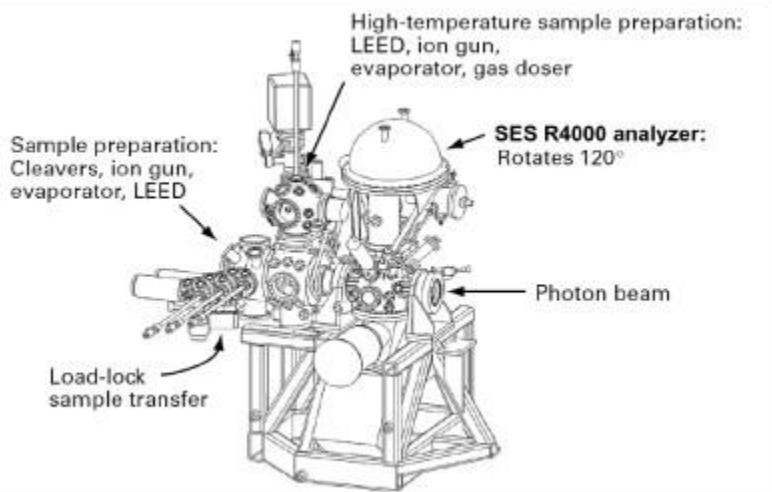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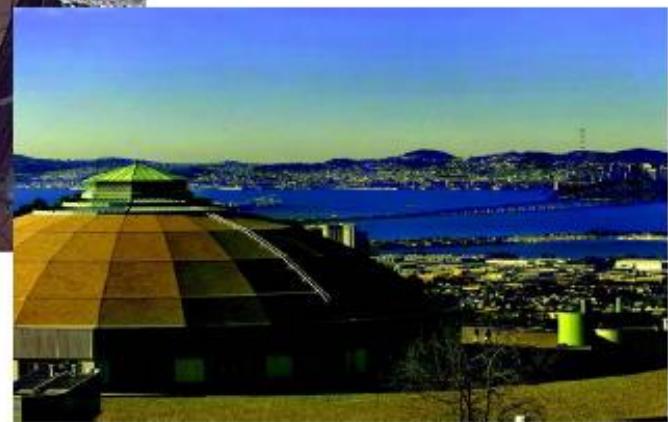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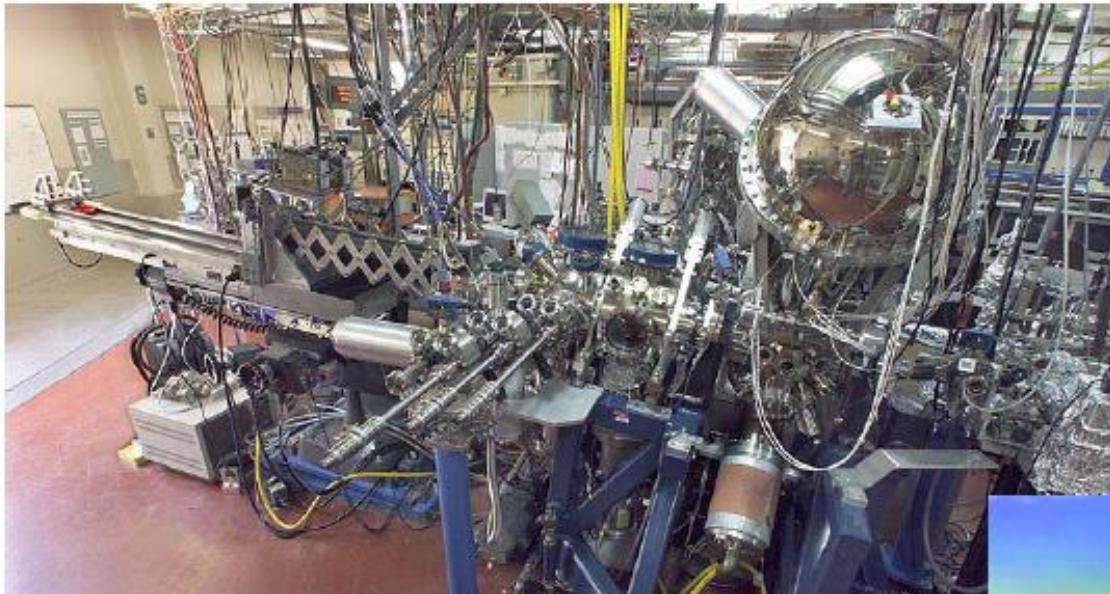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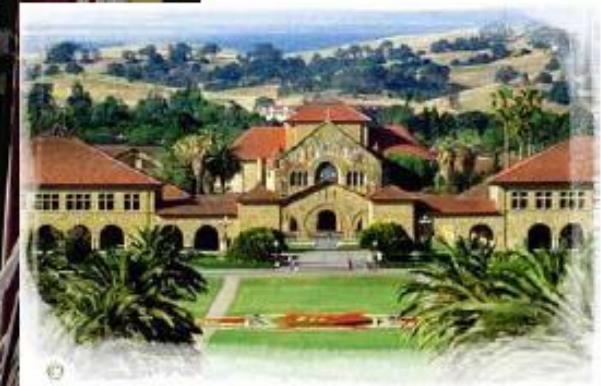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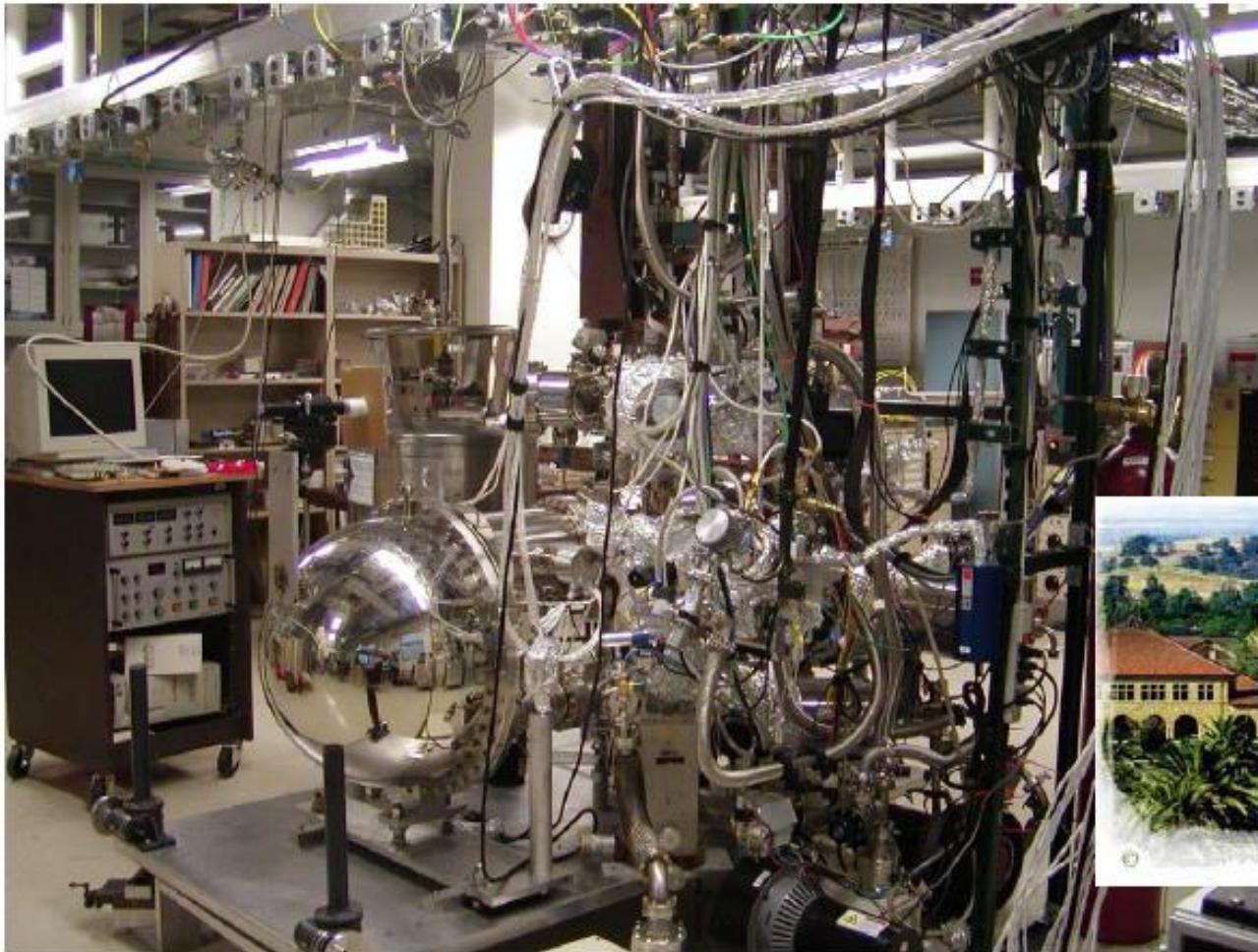


# ALS / UC Berkeley: Beamline 1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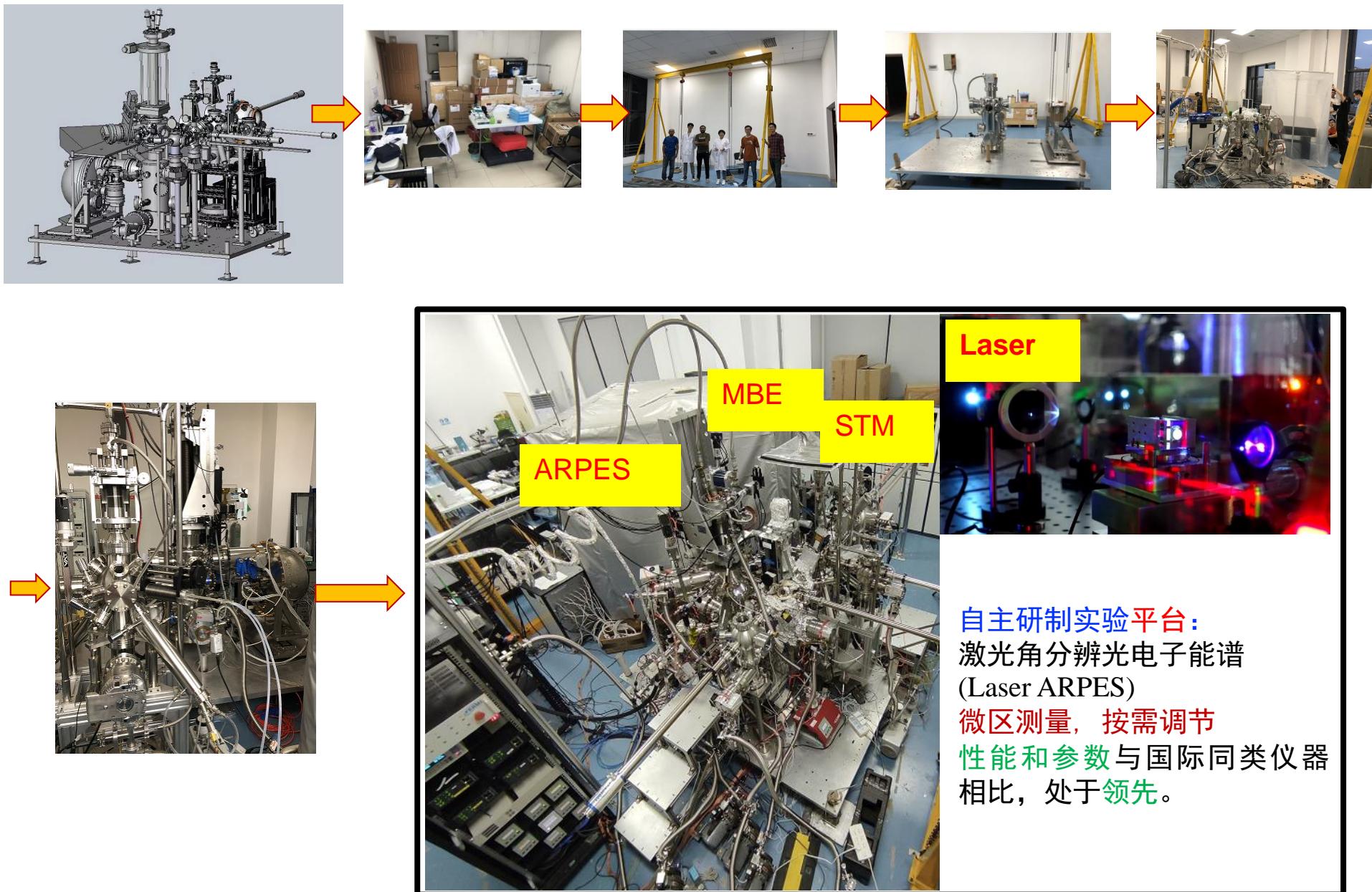


# Geballe Laboratory for Advanced materials Stanford University (on-campus)



ARPES at Stanford

# ARPES at UST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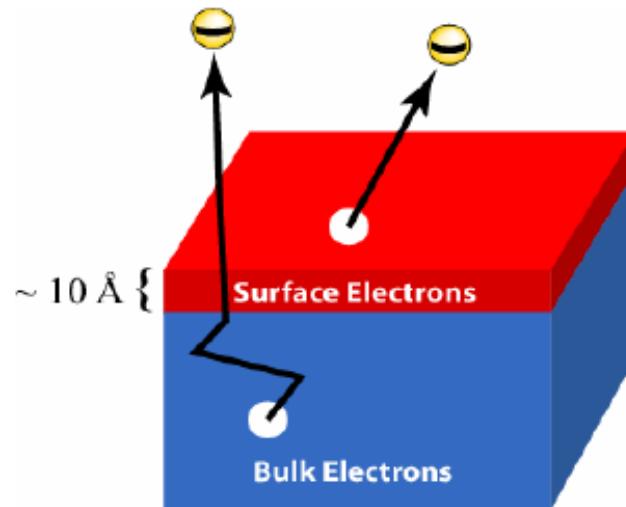


# ARPES: Advantages and Limitations

## Advantages

- Direct information about the electronic states!
- Straightforward comparison with theory - little or no modeling.
- High-resolution information about **BOTH energy and momentum**
- Surface-sensitive probe
- Sensitive to “**many-body**” effects
- Can be applied to small samples (100  $\mu\text{m}$  x 100  $\mu\text{m}$  x 10 nm)

## Limitations



- Not bulk sensitive
- Requires clean, atomically flat surfaces in **ultra-high vacuum**
- Cannot be studied as a function of pressure or magnetic field